中国佛教经籍(续)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四十二章经

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一卷，包含四十二篇短短的经文，一般认为是最早的汉译佛经。

有关本经传译的记载，与汉明帝求法传说有密切关系。汉明帝求法有种种不同说法，因之有关本经传译的记载也有许多异说。本经的传来，最早的记载是《四十二章经序》(《丽藏》本经首及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六所载与《弘明集》卷一《牟子理惑论》)。经序说,后汉孝明帝梦见金人，因遣张骞、秦景、王遵等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；但不载年月。西晋王浮撰《老子化胡经》说是永平七年(64)遣使,永平十八年(75)还(《广弘明集》卷九《笑道论》第十四)。《历代三宝纪》以后的记载则都说是十年还汉。根据这些记载，本经的初传当在公元64～75年之间。

经序和《牟子理惑论》仅言从大月支国写取此经，未说翻译。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二始说张骞、秦景等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，译写此经还洛阳，肯定此经译于月支。《高僧传》卷一又说此经于洛阳译出。由此可见，此经翻译地点，自梁以来尚无定说。至于译者，《出三藏记集》说竺摩腾译写,《历代三宝纪》所引宝唱录,又以为竺法兰所译。《高僧传》则先云"腾译《四十二章经》一卷，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。"后又说竺法兰译经五部，唯《四十二章经》现在。似乎并存以上两种说法。因之，后来本经通行本，遂皆题迦叶摩腾共竺法兰译。

《历代三宝纪》载本经前后有两译本，一、迦叶摩腾于白马寺译，二、吴支谦译，与摩腾译者少异；又谓支译"文义允正，辞句可观"。今人有说现存本经《丽藏》本,虽题汉译，实系支谦所译。汉

译文或因朴拙早佚，后人乃误以支译当之云。

本经有多种异本，现存主要的有五种：一、《丽藏》本，二、宋真宗注本，三、唐《宝林传》本，四、宋六和塔本，五、明了童补注宋守遂注本。

《丽藏》本出于北宋初蜀刻，为现存各异本中最近于旧写本的一种，其后宋、元大藏经皆依之。经文前面有序，与《出三藏记集》所载者相同。次为《四十二章经》文，各章内容大略如下：一、说出家沙门行道得果和四果的意义；二、说沙门道法应少欲知足；三、说十善恶业和在家修五戒十善亦能得道；四、说有过应悔，改过灭罪，后会得道；五、说以慈心对恶人；六、说人以恶来反祸自身，如送礼不纳还自持归；七、说恶人害贤者，如仰天而唾，又如逆风以土坌人还污己身；八、说博施福大；九、说随喜人施亦得福报；十、较量施福何者最大；十一、说天下有五难；十二、说垢去明存，犹如磨镜；十三、说行道者善，志与道合者大，忍辱者多力、除心垢者最明；十四、说心垢(三毒五盖)尽，乃知生死所趣，诸佛国土道德所在；十五、说学道见谛，如持炬火入于暗室，其冥即灭；十六、说应念道不应稍忽；十七、说恒念无常则得道疾速；十八、念道得信根其福无量；十九、念四大无我；二十、华名危身，如香自烧；二一、财色如刀上蜜，贪之截舌；二二、妻子情欲，患甚于牢狱；二三、爱欲莫甚于色；二四、爱欲之于人，如逆风执炬有烧手患；二五、佛诃玉女如革囊众秽；二六、为道不为情欲所惑，保其得道，如水中木顺流入海；二七、意不可与色会合；二八、无视女人，见之当如莲花不为泥污；二九、人为道去情欲，当如草避火；三十，说止息滔欲当先断心；三一、说无爱即无忧，无忧即无畏；三二、坚持精进，欲灭得道；三三、说学道调心，应如调琴弦缓急得中；三四、说学道应渐渐去垢，如锻铁；三五、说人不为道，生老病死其苦无量；三六、说人离三恶道乃至信三宝值佛世等八种难得；三七、说为道须念人命在呼吸间；三八、说离佛虽远，念戒必得道；三九、说佛经如蜜，中边皆甜，行者得道；四

十、说为道须拔爱欲根,如摘悬珠,终有尽时 四一、说沙门行道,当如牛负重行于泥中，急求出离；四二、轻视富贵如过客，视金玉如砾石。全经大意说出家、在家应精进离欲，由修布施、持戒、禅定而生智慧，即得证四沙门果。文中包含了佛教基本修道的纲领。

各章的内容多见于阿含部经典，例如：第三章见《中阿含经》卷三《思经》、《伽兰经》、《伽弥尼经》,第六章及第七章均见《杂阿含经》卷四十二，第十章见《中阿含经》卷三十九《须达多经》及别译《须达经》、《长者施报经》,第十七章见《杂阿含经》卷三十四,第二十四章见《中阿含经》卷五十五《晡利多经》,第二十六章见《杂阿含经》卷四十三,第二十八章见《长阿含经》卷二以下《游行经》、第三十章见《增一阿含经》卷二十五《五王品》之四、卷二十七《邪聚品》、卷四十九《非常品》之三,第三十二章见《增一阿含经》卷二十五《五王品》之三,第三十三章见《杂阿含经》卷九、《增一阿含经》卷十三及《中阿含经》卷二十九《沙门二十亿经》，第三十九章见《中阿含经》卷二十八《蜜丸喻经》等。但本经文字，比这些经文简略，很象是其摘要。《历代三宝纪》引《旧录》云“:本是外国经抄,元出大部，撮要引俗,似此《孝经》十八章。'此说当有所本。

《丽藏》本以外的各本内容互有出入。如宋真宗注本，卷首没有经序，而另加序分“尔时世尊”至“为说真经四十二章”九十七字。又于第一章加了“识心达本，解无为法”两句，第一章后加“出家沙门断欲去爱，识自心源”云云一章；将《丽藏》本八、九两章合为一章；第十一章天下五难增为二十难；第四十二章增加“视大千世界如一诃子”等十喻。又在经末增加“诸大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”十二字的流通分。此外与《丽藏》本相同的各章，文字上亦有些不同。现今坊间影印唐大历十三年怀素草书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与此本同，似唐代宗时已有此本。房山石经明刻《四十二章经》，明正统五年(1440)德经等刻《四十二章经》及清乾隆印四体合璧本，皆与此本同。《明藏》亦收录此本经文及序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又《宝林传》(《金藏》残本)卷一所载《四十二章经》,现存本缺第五章前半各段，但真宗注本新加的十五难和十喻，此本俱有，真宗注本所加的第二章大概也有（这在依据《宝林传》撰成的《祖堂集》上见有此章文字，可以旁证）。它比真宗注本更大量增加了禅宗思想的字句。如第十一章末说“饭千亿三世诸佛，不如饭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”；第十八章改“吾何念念道”为“吾法念无念”等；第十九章改“覩万物形体丰炽念非常”为“覩灵觉即菩提”；第二十三章增“牢狱有散佚之文，乃至投泥自溺故曰凡夫，透得此门出尘罗汉”等句；第三十六章末增“既发菩提无修无证难”一句；第四十一章增“身虽行道，心道不行，心道若行，何用行道”等句。它又有些地方改为禅宗常用的韵语文体，有些新改的词句与旧本意义相反，如改旧本“为道务博爱”为“人为博爱道必难会”。此外章节较旧本也有开合增损，且有不少费解的词句。经末无流通文而有后记，内容略同经序而较详。并说“此经梵书一十九叶，即竺法兰所翻”。未详何据，《宝林传》的记载，从来多有人怀疑。作《续宝林传》的惟劲，和依《宝林传》本作注的守遂，都是南岳怀让的后裔，智炬可能亦出于同一法系，而传本增减之处或即是禅宗中人（也许即是智炬本人）随自己的意见加以修改的。

又宋六和塔本是杭州六和塔现存的宋绍兴二十九年（1159)石刻。第五章以上略同真宗注本，但将注本第一章开为两章。其余内容则与《宝林传》本几乎全同，惟第四十一章仍保留了旧本的牛负重行深泥一段文。经末无后记而有西蜀武翊的跋。

又明了童补注宋守遂注本，乾隆元年（1736)庄亲王府重刻，今收在日本《续藏经》中,它与《宝林传》本、六和塔本大体相同,惟章节开合偶有出入。有些《宝林传》本中费解的字句，此本依《丽藏》本作了更正。经末也没有流通文。明智旭解，清道霈《指南》，续法《疏钞》，金陵刻经处本，皆依此本，故它在近世最为通行。

以上各本，《丽藏》本最早。如所说天下有五难，和凉译《三慧

经》复次所说相同，可见其必有所本。又唐初《法苑珠林》卷二十三及后周义楚《释氏六帖》卷四引本经文也只五难，余本多出十五难。可见皆后世所加。《丽藏》本与真宗注本第五、第二十六、第二十八等章均与《阿含经》文相近，其余三本则不同。又《丽藏》本与真宗注本均有“人不为道亦苦”章，又在“牛行深泥”章前有“摘悬珠”章，梁陶弘景《真诰》中都曾用其全文，《宝林传》本等则删去这些。由此可见《丽藏》本所据，乃南朝以来的旧文，而《宝林传》本为晚唐改作。六和塔本、守遂注本与《宝林传》本同一类型，真宗注本则是从《丽藏》本演变为《宝林传》本过程中间的产品。

有不少人怀疑本经是东晋时的中国人撰述，又因《出三藏记集》说本经为《道安录》所不载，故疑此经非汉时译。但《历代三宝纪》引《旧日录》明说“本是外国经抄”，《出三藏记集》也说本经见于《旧录》。《旧录》为晋成帝时（326～342）支敏度所作，约与道安同时，当出于翻译，而且流行很早，在安世高译经以前，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说明佛教基本修道的经典，似乎是很合理的。也就因为它是最早的一部汉译佛经，文字简短而又包含了佛教修道纲领，所以直到现在它仍为佛教徒重视典籍。至《宝林传》本一类的经本给南宗禅法作了有力的佐证，尤为宗门所喜用。

清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勅依《明藏》本转译本经为满、蒙、藏三种文字，连同汉译为四体合璧本印行。日文译本有山上曹源译《四十二章经》（收于日本《国译大藏经》经部第十一），高岛宽我译《现代意译四十二章经》（收于《现代意译佛教圣典丛书》第六）等。1871年有英人的译本，1878年法人又校印了汉、藏、蒙文《四十二章经》。1906年日本铃木大拙又出版英译本，还有1947年伦敦出版的《四十二章经》及其他两经的合本。

本经汉文注解有宋智圆《注》一卷，《正义》一卷；仁岳《通源记》二卷，科一卷；均佚。现存的有《宋真宗注》一卷，天禧三年入藏，但现存宋、明大藏经皆无此书，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长

沙叶德辉始据日本《缩藏》刻出单行。宋守遂《注》一卷，收在《注佛祖三经》(即《四十二章经》、《遗教经》、《沩山警策文》)中。明了童《补注》一卷,即补守遂《注》,每章前有四字标题。明智旭《解》一卷，较《补注》稍详。清道霈《指南》一卷，成于顺治二年(1645)，仅分章，无标题。清续法《疏抄》五卷，成于康熙十八年（1679)，每章前也有四字标题，与《补注》略异。

（隆莲）

百 喻 经

《百喻经》,旧题《百句譬喻经》,四卷(或作五卷),是用寓言以申教诫的一部著作。

本书为第五世纪印度僧伽斯那所集。书末有作者的后记六颂。颂后记云:“尊者僧伽斯那造作《痴花鬘》竟。”《痴花鬘》当是本书的原名。宋元明藏本第一喻前有序品三百余字,说佛在王舍城鹊封竹园,为异学梵志五百人说此经,与僧伽斯那跋颂不符,显然是后人所加。本书的写成正是印度寓言文学的盛时,也是有名的《五卷书》(婆罗门学者所撰用来教授贵族子弟的一部梵文寓言集)流行的时代,可谓应时之作,但在印度,直到现在没有发现它的梵本。

本书译者求那毗地,中印度人,是僧伽斯那的弟子。聪慧强记,能诵大小乘经十余万言。僧伽斯那所集百喻,他悉皆诵习,并深明其意义旨趣。他于南齐建元初(479)来建业,住毗离耶寺,永明十年(492)九月十日译出此书,同时并译出《须达长者经》及《十二因缘经》各一卷,后于建业止观寺摄受徒众,甚为有名,中兴二年(502)寂于止观寺。

本书于十二部经中,属于譬喻一类,每篇都有喻和法两部分合成。喻是一篇简短的寓言,法是本篇寓言所显示的教诫。这些寓言主要描写幽默可笑的事情,有很犀利的讽刺性,也可以作笑话看。僧伽斯那在跋颂中说:本书以戏笑的方法来阐明佛法,如以苦药和石蜜,虽损蜜味,但主要是为了治病。先讲笑话,后讲佛法,如先服吐下药,后以酥滋润身体。笑话里包含佛法,如树叶裹阿伽陀药,希望读者但取佛法的阿伽陀药,而抛弃戏笑的树叶。但本经各

篇所述的寓言，可能都是从前民间所流传，后为佛教学者采取应用。在汉文大藏经中现存的譬喻经，除本书外，还有道略集《杂譬喻经》一卷，姚秦鸠摩罗什译，道略集《众经撰杂譬喻》二卷等。本书的治鞭疮喻、蛇头尾共争在前喻、蹋长者口喻、劫盗分财喻，就和《杂譬喻经》的第二十三、二十五、十四、十六四喻相当。又愚人集牛乳喻、见水底金影喻，又和《众经撰杂譬喻》的第六、四十两喻相当。它们在源流上可能有些关系。但从结构上看，其余的譬喻经，都不如本书所述的齐整。

本书的内容，四卷本中，第一卷二十一喻，第二卷二十喻，第三卷二十四喻，第四卷三十三喻，共九十八喻。以百喻为名，当系举其大数而言。再归纳各喻的意趣，可为三类：

一、其中对治烦恼的，有十种（一）对治贪的，有第十六灌甘蔗喻、第十七债半钱喻等七喻，（二）对治嗔的，有第十三说人喜嗔喻、第四十八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等四喻，（三）对治痴的，有第八山羌偷官库喻、第九叹父德行喻等十九喻，（四）对治慢的，有第二十八为妇贸鼻喻、第四十三磨大石喻等四喻，（五）对治疑的，有第二十六人效王眼瞤喻、第七十尝庵婆罗果喻两喻，（六）对治身见的，有第三十牧羊人喻、第三十五宝箧镜喻等四喻，（七）对治边见的，有第六十一梵天弟子造物因喻、第六十二病人食雉肉喻两喻，（八）对治邪见的，有第五十八两子分财喻、第九十四摩尼水窦喻两喻，（九）对治见取的，有第四妇诈称死喻、第五渴见水喻等三喻，（十）对治戒禁取的，有第一愚人食盐喻、第十二煮黑石蜜浆喻等八喻。

二、其中对治恶行的，有四种：（一）对治悭吝的，有第二愚人集牛乳喻、第六十五五百欢喜丸喻等四喻，（二）对治犯戒的，有第六子死欲停置家中喻、第十四杀商主祀天喻等十八喻，（三）对治邪命的，有第三以梨打头破喻、第七认人为兄喻等七喻，（四）对治懈怠的，有第十五医与王女药令卒长大喻、第四十七贫人作鸳鸯鸣喻等五喻。

三、其中开示法义的，有二种：（一）开示空义的，有第四十九小儿争分别毛喻、第五十二伎儿作乐喻等五喻，（二）开示一乘的，有第二十二入海取沉水喻、第二十四种熬胡麻子喻等四喻。

总括本书意趣，要在对治烦恼，劝行布施、持戒、净命、精进、兼明缘生、无我和一乘的道理，所以它是通于大小乘之作。译文笔调朴实而明朗，在我国古籍中可算是优美的一种。

本书的单行本有 1914 年金陵刻经处刻本，分上下两卷，系鲁迅断句，并施资刻成。 1926 年王品青校订改名《痴花鬘》于上海印行。鲁迅为作题记，云：“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，如大林深泉，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，即翻为华言之经中亦随在可见。明徐元大辑《喻林》颇加搜录,然卷帙繁重,不易得之(按:《喻林》分五百八十门，采《百喻经》五十喻，收入二十七门中）。佛藏中经，以譬喻名者，亦可五、六种，惟《百喻经》最有条贯。……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，因除去教诫，独留寓言。又缘经末有‘ 尊者僧伽斯那造作《痴花鬘》竟 ’语，即据以回复原名，仍印为两卷。尝称百喻，而实缺二者，疑举成数，或并以卷首之引，卷末之偈为二事也。尊者造论，虽以正法为心，譬故事于树叶，而言必及法，反多拘牵，今则已无阿伽陀药，更何得有叶裹？出离界域，内外洞然，智者所见，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矣。 ”另外，只取本书寓言改写为语体的《百喻经故事》，有冯雪峰和倪海曙两人之作，先后于 1949 年、1957 年在上海印行。

（隆莲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阿 育 王 经

《阿育王经》，十卷，梁代僧伽婆罗（古代扶南国来中国僧人）译。是记述印度阿育王崇护佛法的事迹，以及摩诃迦叶乃至优波毱多等异世五师传持法藏等因缘始末的史籍。它和西晋安法钦所译的《阿育王传》七卷同本异译。此经全文总分九品，即贯串以上史迹分述为九个因缘。但经的原始目录上漏列了第三卷中的“毗多输柯因缘”一目，而只列作八品。其内容顺序与晋译本《阿育王传》大体一致，仅叙述上稍有出入和译语上有些差异，故内容可以参考本书《阿育王传》篇目。现只对照两译的品目开合作表如下：

晋译本《阿育王传》（七卷）	梁译本《阿育王经》（十卷）
一、本施土缘（卷一）	一、生因缘（卷一）
二、阿育王本缘传（卷一、二）	二、见优波笈多因缘（卷二） 三、供养菩提树因缘（卷三）
三、阿恕伽王弟本缘（卷二）	毗多输柯因缘（卷三）
四、驹那罗本缘（卷三）	四、鸠那罗因缘（卷四）
五、半菴罗果因缘（卷三）	五、半菴摩勒施僧因缘（卷五）
六、优波毱多因缘（卷三、四）	六、佛记优波笈多因缘（卷六）
七、摩诃迦叶涅槃因缘（卷四）	七、佛弟子五人传授法藏因缘（卷七、八）
八、摩田提因缘（卷四）	
九、商那和修因缘（卷五）	
十、优波毱多因缘（卷五、六、七）	八、优波笈多弟子因缘（卷九、十）（缺）
十一、阿育王现报因缘（卷七）	

两译的比较：在佛教历史记载上，此经至优波毱多得郗征柯而付法入灭即告终卷，晋译本则尚有其以后的三恶王出世与阿育王现报因缘等事。在人代的序列上，关于阿育王的前代系统，此经则简单地叙列旃那罗笈多、频头莎罗、阿输柯三世，晋译本则详列有从频婆娑罗到阿恕伽的十二世；对于阿育王的后代，此经叙列鸠那罗、三波地、毗梨诃钵底、毗梨沙斯那、弗沙跋摩、弗沙蜜多罗六世，晋译本则只列驹那罗、贰摩提(一作贰摩留)、耆呵提、弗舍摩、弗舍蜜多五世等。以上是两译的显著差异，但其根源则似同出一本。由于此经的原本，是梁天监二年(503)由扶南国(今柬埔寨)高僧曼陀罗自本国赍来，即为当时南海流传之本，而晋译本则系太康二年至光熙元年间(281~ 306)安息国（伊朗一带）高僧安法钦所译，可能是西域流传之本。在以上不同时间地点辗转传诵或抄写中，就可能产生有种种差异之点，但这对于阿育王时代佛教的研究，是有可互相参考的价值的。

关于此经的梵文原本，如经后附记：“从阿育王因缘乃至优波笈多入涅槃，外国凡三千一百偈，偈三十二字。”由此可想见此经的篇幅。在译文中，此经比晋译本较多保存了原来的偈颂形式，而晋译本则多改作散文。

（高观如）

造像量度经

《造像量度经》，一卷，是说明造佛像法度的经典。清乾隆七年（1742）工布查布在北京从藏文译本重译为汉文，并作了《造像量度经引》、《经解》和《续补》，编在经文的前后，合为一部。

据经的序分说，本经是佛在将升忉利天为母说法之前，因舍利弗的请问而说的。但汉译藏经中有关佛升忉利天的记载，都没有提到说《造像量度经》之事。而且还说当时优填王要造佛像，所有名工巧匠皆以佛像难以摹拟而感到困难，似乎并无这样一部可以依据的经典。本经当是后世所撰（本书在藏文大藏经中只收在论藏中，可见古来藏族学者也不确定本经为佛所说）。此经梵本现存，日本榊亮三郎曾为校刊，并加以研究（见《艺文》第七卷三号又第九卷三号）。藏文译本只收载在北京版丹珠尔中，未题译者名字，工布查布说是达磨多啰和查巴建参共译。工布查布译汉所用藏文本得自洮州（现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）禅定寺崇梵静觉国师。据清《洮州厅志》卷十六说，禅定寺主僧池莲，卓尼族土司之后，康熙四十九年（1680）来朝，封为崇梵静觉国师。工布得经本，当在此时。

《经引》总叙梵藏流传造像经过，并说到中国佛像有汉、梵二式，即在弥波罗国匠师阿尼哥以前的造像称为汉式，阿尼哥传来的造像称为梵式。由于历代未译造像经传，以致漫无准则，现因静觉国师的鼓励乃编译此书。

《经引》之后（据通行本）附图十幅。第一幅是释迦佛的裸体坐像，裸体像上有按量度划出的线格，第二幅是着衣坐像（这两幅是化身佛的通式），第三幅是无量寿佛的坐像（报身佛的通式），第

四幅是文殊菩萨像（菩萨天男相的通式），第五幅是多啰菩萨像（佛母天女像的通式），第六幅是佛游化乞食之像（佛菩萨立像的通式，也有线格），第七幅是诸菩萨在佛旁列立像（胁侍菩萨的通式），第八幅是不动明王像（忿怒相的通式），第九幅是如来满月面和菩萨鸡子面，第十幅是佛母芝麻面和明王四方面（与第九幅同为造像面部量度的通式，有线格）。此十幅图像是工布查布在得经文的同时，得自崇梵静觉国师，乃藏文经原本所未载。这些画像的面貌衣褶纹都带汉画风格，或出于后人所补。

次为汉译《造像量度经》本文，可分序、正、流通三分。序分长行二百十一字，流通分长行三十字，正宗分为五言四句颂文三十九颂（藏文只三十八颂），说明造佛像身体各部分的比例。初半颂说全身高度，次半颂说肉髻及发际以上的高度，次一颂说面部长度，次一颂说下颏量度，次三颂说唇齿量度，次一颂半说鼻的量度，次二颂半说眼的量度，次半颂说印堂（安白毫之地）量度，次半颂说眉的量度，次三颂半说耳的量度，次二颂说头部阔度和周围，次半颂说颈的阔度和周围，次八颂半说手臂指掌的量度，次五颂说躯干各部的量度，次八颂半说股以下至足底的量度。这些颂文中有时也附带说明形状和色彩，如说目如莲花，口如频婆果等。

经中所说长度，主要是相对的长度，就是以造像大小为比例的长度。以佛立像全身（从肉髻顶到足底）的高度的十分之一为一搽（即张开手指从拇指尖到中指尖的长度），亦称为一面（即面部从发际到颏下边的长度），一搽的十二分之一为一指（即一个手指的阔度 ）。一指的八分之一为一麦。佛像全身高一百二十指，平舒二手两中指尖的距离亦一百二十指。此就平面绘画像而言，若立体胎偶像，在凹凸处酌加长度计算，纵广皆一百二十五指。

次为《造像量度经解》，此系参考藏文丹珠尔（北京版）中关于造像的其他三种著作。一、《佛说造像量度疏》，二、《绘画量度》

（一称《阿思陀仙子像传》，包含三品二百八十四颂），三、《造像量度》（一称《颓怛辣仙子像传》，包含一百二十七颂，说明七揸至十揸的各种造像量度),以及《时轮大教王经》、《戒生大教王经》等，对《造像量度经》逐段加以解释和补充，并且附带说明了报身佛像的庄严和各种不同的座位。它引用了《绘画量度》所说的绝对长度，即以八微尘为一发梢，八发梢为一虮，八虮为一芥子，八芥子为一麦，八麦为一指。此一指即通常人一指的阔度。如依此量度造十 揸高的佛像，它的身量就略与通常人相同。

最后为《造像量度经续补》，内容分九段：

一、菩萨像（即十揸度像），附秘密部多面广臂造像法，以十一面千臂观音像为例，详细说明诸面的排列、量度、色彩和表情，诸臂的排列、量度、手印和所持的法器。

二、九揸度（像），初地菩萨以下世出世间圣像的量度，高广各九揸。如与佛像同在一处，此类像的高度即为佛像高度的十分之九。如单独造即以所造像自身高度的九分之一为一 揸。此类像中包含独觉、阿罗汉、佛母等像。

三、八揸度（像），为一切忿怒像的量度，包含忿怒明王和忿怒像的护法神。至于密部轮围本尊像，仍应用十揸度。

四、护法像，此为男女诸神之像，分九揸度、八揸度、六揸度三类。据说此格局分法诸家互有不同，且多讹传，故在本书中就诸错误加以纠正。

五、威仪式，说明五方佛、八大菩萨、十二缘觉、十八阿罗汉等各各的手印和法器。次说明声闻、阿罗汉、轮王身量皆九揸，庶人身量竖三 揸半、横四揸、纵广不等。次说明各种坐式和各种庄严。

六、妄造诫，说明造像不合量度的过患和补救的方法。以上六段,多采自《绘画量度》及《造像量度》二书。

七、徙灵略，是改造旧像之前将旧像的灵光请离开旧像的

仪轨。

八、装藏略，是装藏的方法，包含装藏用的五大陀罗尼，五处种子字，五处应安的梵书咒文，五宝、五甘露、五药、五谷、五香的用法，椁木的采取、制造和安装。末后附安像法（请灵光安住像内的仪轨）。

九、造像福，说明造像的福德，广引唐提云般若译《大乘造像功德经》文。造像量度，见于记载的，三国时的曹不兴已经精确地掌握了佛像人体比例。可见造像量度的知识久已为内地的造像家所掌握运用。但师资集承一直都是口传心受，没有成文的典籍。藏文丹珠尔关于造像的四种著作，是古代造像技术的重要记录。工布查布很善巧的把它们的重要内容译纂出来，特别是《造像量度经》的颂文，译笔非常流利谨慎，比藏文更为简洁明显。这是汉文大藏经中比较晚出的一部经典，也是关于古代造像艺术的唯一参考书。

本书译者工布查布(《清史稿·藩部传》二作兖布札侦),内蒙古乌珠穆沁部落人，曾袭父爵为辅国公，后停袭。他自幼在北京长大，通藏语，雍正时为西番学总管，兼管翻译。他还译有《弥勒菩萨发愿王偈》和《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》，皆入藏。

本书单行本译出后即刊行，乾隆十三年（1748)允禄重为校刻，并作序文，题名爱月居士（允禄精数学，曾参与修《数理精蕴》，乾隆元年掌工部。校刻清龙藏时，曾总理藏经馆事务，工布查布则为第一校阅官）。同治十三年(1874)金陵刻经处复有刻本。

近代国际研究造像的学者经常引用到本书，日本逸见梅荣曾译本经及续补为日文，并加注解（载《国华》470～477 等期),又以本书为主要依据写成《印度礼拜像之形式研究》。

（隆莲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